

(歌 劇)

接 生

白 瑤、孫 序、趙世匡、卞和之集體創作
于大波、李 洗作曲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PDG

人 物 表

白志清 女，農村助產士，二十多歲。(簡稱白)

徐大娘 農村舊產婆，五十三歲。(簡稱徐)

王明德 農民，三十二歲。(簡稱王)

王 母 明德媽，五十三歲。(簡稱母)

王 妻 明德妻，二十五、六歲。(簡稱妻)

張大娘 明德岳母，六十多歲。(簡稱張)

石大嫂 鄰居，二十四、五歲。(簡稱石)

第一場

時間 秋收後。

地點 遼東省某農村，王明德的家裏。

人物 王母 王妻 徐大娘 王明德 石大姨 白志清。

佈景 舞台左角是炕，炕上放着舊木箱，炕的右面是欄台，上面貼着王爺。地上放着桌凳等。左面有一門通兒媳婦的屋子，房門在舞台右面。

幕啟 王母由裏門上，手拿嬰兒衣裳，用鑰匙開木箱子，拿出布包，挑選破布角和小衣裳比，挑這塊那塊都捨不得。

母（唱一曲）

一塊藍來一塊白，

一年一年攢起來，

縫縫補補捨不得用，
還得給孫子把衣裳裁。

一塊白來一塊黃，
挑給我孫子做衣裳，
新的舊的我都希罕，
拿出哪塊給他娘？

(白)唉！我今年五十三啦；就這麼一個兒子，三十二啦，媳婦養啦兩個孩子就算站不住，都抽風扔啦。這兩天又快『趴』下啦(註)，他媽給做了件『毛衫』，我想找點布再做一件留着洗洗換換。

妻 (由裏門上)媽！你說給找塊布，找了沒有？

母 (急用包袱蓋布)找啦，找啦，這三塊你看夠不夠？

妻 媽！讓我挑一挑！

母 你挑什麼？就數這幾塊好，小孩子能穿出什麼好歹；一泡屎，一泡尿的，大啦再給穿好的吧！(把布捆起來)

妻 (接過布看)這幾塊若要拼，得費多大事啊！

母 你不還有一塊嗎？往一塊拼吧！小孩子穿什麼還不行。再說小孩子穿拼拼補補的不是好養活嗎？

(註) 趴下，即躺下，此處指坐月子。

徐 (上) 嗚! 看你們娘倆張羅的可早。

母 唉! 正想找你呀, 大媳婦, 你先去做吧! 行啊。

(王妻應聲下) 你這兩天上哪去啦? 怎不着家?

徐 別提啦, 我這兩天可累壞了, 出去好幾天, 昨晌午才回來。

母 又給人家揀孩子去啦? 揀幾個?

徐 揀兩個, 可都行, 順順溜溜的。唉! 明德媳婦這兩天又覺出怎樣?

母 八成這幾天的事兒, 可真挺『顯懷』的, 看那蠢勁兒, 也許是個丫頭。

徐 光看『顯懷』也不準成, 你沒看她邁門檻先抬哪隻腳? 若先邁右腳, 一定是丫頭。

母 看啦, 先邁右腳呢! 八成要養個賠錢貨, 我真洩老勁了。

徐 唉! 還有一個法兒, 可準啦。咱試試!

母 什麼法兒? 你先說說!

徐 找塊坯頭子 (註一) 摔摔看, 就能知道啦, 若摔出齊碴 (註二) 是小子, 摔出斜碴就準是丫頭, 可靈啦。

母 是嗎?

(註一) 坯頭子, 半截的泥坯。

(註二) 碴, 裂縫。

徐 是啊！

母 那麼我就叫明德給找個坯頭子吧！（向外喊）明德
啊！明德啊！

王 （上）招呼我幹什麼？

母 你去拿塊半截坯來！你媳婦快趴下啦，老徐大娘
說，摔摔坯就能知道是丫頭，是小子。

王 唉！媽，你怎麼竟信這事兒呢？（唱二曲）

土坯是個泥拉塊，
怎能問出什麼來？
這些事情是迷信，
不能聽她瞎扯『白』。

（白）它哪能好使啦？我不去！

母 你大娘老揀孩子的啦，人家還不知道這些『令』（註）？
（唱二曲）

你這小子真格色，
偏要強嘴不聽說，
叫你拿坯你不去，
還拿話來堵喪我。

王 你們說出龍叫喚來我也不去。（下）

徐 活人叫尿憋死啦！他不去我去！（下）

（註） 令，即老規矩，多涉迷信。

母 唉！這小子死強死強的，就是不聽說呀！（整理布包，鎖入箱子裏）

徐 （拿坯上）拿來啦！你看這坯！（唱三曲）

沈又沈來方又方，

看是個小子是姑娘？

王大嫂你仔細看，（把坯摔在地上）

看看摔成什麼樣？

母 （白）一摔摔個稀零碎，你看你這手還能當老娘婆呢？

徐 （抹塊坯）你看這不是斜墮嗎？非是丫頭不可。

母 這都摔碎了，不靈了。我再找塊重摔摔。

徐 行啦，不用費事啦，靈啊！

母 不，你等着我再去拿一塊。（欲下）

石 （與白志清同上，遇王母）大娘，你要上哪去？別走啦，我給你領個客來。（指白）這是助產士白同志，從區上來的。這是王大娘。

白 王大娘！

〔徐急掃掉地上的碎坯。〕

母 白同志，坐下吧！老石大姪媳婦，你們從哪來呀？白同志是區上的『工作』呀？

石 不，人家白同志是揀小孩的，聽說大嫂快趴下啦，來看看。求我給送來啦，

徐 喲!揀小孩兒的?你十幾啦?還沒有二十歲吧!

白 我二十一啦。

徐 喲!二十一就會揀孩子啦!

母 唉呀!還得兩天呢,大老遠的還得驚動白同志?老
徐大嬸就在這眼前住,挺近便的,找她就行啊。

白 老大娘!你也會揀小孩兒啊!

徐 家前家後的有人求到我,就給揀揀。

白 大娘!你從多大歲數就給人家揀孩子?

母 她三十多歲就給人家揀孩子啦。你呢?

白 我也沒有揀過幾個,也沒有多少經驗。

徐 揀孩子可不容易呀,我揀了二十來年孩子啦,有時
候『緊關節要』還麻爪子(註)呢。白同志,你有幾個
孩子啦?

石 哎呀!人家還是姑娘呢!那有小孩兒?

母 姑娘啊?那哪行?沒養過孩子那會揀小孩兒呢?

白 大娘!我在訓練班學習過,專門搞這個工作的。

母 咳!光學洋法兒不好使喚哪!到節骨眼的時候就怕
不行了。

徐 我給明德媳婦揀頭兩個孩子的時候,有多費事呀!
我要沒養過孩子,真揀不了。

(註) 麻爪子,形容手足無措狀態。

母 真的多虧徐大嬌，那個孩子可真招人希罕哪。

石 希罕怎麼樣？要不是不滿屋跑啦！

白 怎的啦？

母 都扔啦唄，要不，真都滿屋跑啦。

白 都得的什麼病啊？

徐 下生七天就抽風。可厲害呀！

白 大娘！你沒給想法治一治嗎？

徐 唉！扎了幾針啥也沒頂用呀！

白 臨死的時候，都是什麼樣？

母 唉！別提啦！眼睛發直嘴發青。這個病可『癩道』去了。

白 那是得的『臍帶風』啊！扎針哪能好使？

母 那是怎麼回事呀？

白 接產的時候，手和剪子不乾淨，沒消毒，受了毒啦。

徐 怎的呀？（唱四曲）

該活不能死，

該死不能活。

七天抽了風，

不怨我老娘婆。

（白）『是兒不死，是財不散。』抽風扔啦還怨我老娘婆？

白 大娘！不是埋怨你呀，我是說個比方呀。再說，攪孩

子時候，若是幹活太累，小孩兒在娘懷裏也容易受病。

母 照你說，雙身子人就不用幹活啦呢！頭兩天咱媳婦還挑水來呢。

白 大娘！可別叫她再挑水啦！鄉下婦女鬧小月子，一多半是擰腰，或是換啦才得的。

石 光顧嘮啦！大嫂呢？看看大嫂吧！在裏屋裏嗎？（裏門下）

徐 （拉王母）白同志！我們到裏屋還有點事兒。（對王母）走吧！聽她那一套呢，混充明公。

母 對啦，你先坐坐吧！（與徐下）

妻 （與石同上）（唱五曲）

做好毛衫做帶招（註），

準備齊全好當媽，

眼看十個月要生養，

又是喜來又是怕。

石 王大嫂，這是白同志，區上來的用新法揀孩子的。

白 大嫂快坐下吧，養小孩怕什麼？

妻 （唱五曲）

擦屎裹尿我不怕，

（註）帶招，裹嬰兒的布帶子。

就怕孩子站不下。

白 (接唱)

大嫂你放心不用愁，

我這有安胎藥你吃一下。

(白)王大娘說，你這幾天還挑水呢，怕擰了腰，我這裏有點藥你吃了吧！(給藥)

石 大嫂！你等一會兒把藥吃了吧！我得回去開會呢！

白同志你先坐着。(下)

白 人來齊，你招呼我啊！大嫂，你剛才拿的什麼？

妻 給小孩子做個帶招子。

白 小毛衫都做了嗎？

妻 做了一件剛拼上，還沒裁呢。

白 那你把它找出來，我幫你做。

妻 白同志，不用啊！你不還得開會去嗎？

(幕後，石聲：『白同志！人都來齊啦，你去開會呀！』)

白 唉！來啦！(向裏屋)王大娘啊！我走了，接生的東西都齊全了沒有？缺什麼，吱聲我好給送來。

母 (與徐上)不用啦！什麼都齊全啦。忙什麼？坐一會吧！

妻 白同志在這吃飯再走吧！

白 不！我走啦！得開會去，人都等着我呢。

• (王妻送白下。)

徐 大姪媳婦！

〔妻應聲上。〕

母 年輕人真怪，人家說了幾句好話，就不知道怎麼的啦！

徐 她盡和你說什麼了？是不是說不叫我？還給你什麼藥了嗎？

妻 人家也沒說不叫我，給的安胎藥。

徐 （接過，打開藥包）像石灰麪子似的，能安個屁胎！（扔在地上）

妻 徐大嬸，怎麼扔啦？她說吃了好使。

母 真的萬能好使呢！

徐 你還信那一套？小黃毛丫頭懂個屁，跑到聖人門前賣百家姓來啦！我揀了二十多年孩子不如她？來搗我的行（註）來啦呢。

母 我也不信服她呀！（唱六曲）

黃毛丫頭給人接生，

母、徐 （接唱）她儘擺嘴來充明公。

母 （接唱）再過兩天我還找你，

徐 （接唱）看看誰行誰不行？

（白）對了！王大嫂，到時候找我呀！什麼錢多錢少

（註） 搗行，排擠，爭生意的意思。

的，沒關係。(走)

母 那還用說嗎？不找你找誰呀？(送徐下)

(幕落)

第二場

時間 第一場兩天後的晚上。

地點 同第一場。

人物 王母 王明德 石大嫂 徐大娘 張大娘 白志清。

母 (由裏門上) 明德呀! 又哪去啦?

(唱一曲)

日落西山掌了燈，

媳婦早起就肚子疼，

捲上炕蓆鋪上草，

準備孩子好下生。

(抱穀草，白) 明德! 明德呀!

王 (由外門上) 幹什麼? 她怎樣了?

母 打早起就肚子疼啦，我看快給她接老娘婆去吧。

王 接什麼老娘婆？求老石大妹子把白同志找來吧。

母 找她一個姑娘家的，連孩子都沒養過，懂得什麼！
找你老徐大嬸去吧。

王 還找她？揀了兩個孩子，死了一對兒。還找她？

母 別胡說八道的了。孩子抽風死了，也怨人家老娘婆
呀？

王 怎麼不怨她？都是『臍帶風』，若是好老娘婆，能有
這事兒？你就釘上那死保守的老法子；人家新法
子不比她強？

母 老娘們兒的事你懂得什麼？人家當了半輩子的老
娘婆，就不如她黃毛丫頭啦？叫你去，你就去得
了。

王 我不去。

母 你不去就拉倒！

石 （由外門上）大娘啊！大嫂怎樣了？什麼事兒娘倆又
吵起來了？

王 白同志她不請，叫我去找老徐婆子揀小孩兒。

石 哎呀！大娘！還是找白同志好啊！別看人家年輕，咱
婦女的事人家全懂得，什麼事講的都是頭頭是道。
我看，也許比舊老娘婆強。

母 姪媳婦你不知道。你嫂子養頭兩個孩子都不大順

溜，白同志年輕怕沒經驗，找她別再耽誤事。你徐大嬸管怎麼經的多，見的多，上點歲數，遇見纏手事能有點主意。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，光說舊老娘婆不好，你們誰不是舊老娘婆揀的？這些輩子都過來了，這一回就不行啦？找白同志黑同志的，沒聽說過，大姑娘還能揀孩子？你說新法子好，好在哪？你懂得呀？

王 得了，得了，我不管了。人死了我也不管，你愛找誰就找誰。（下）

母 這個混賬東西，說這喪氣話！姪媳婦！你給跑一趟，接徐大嬸去吧。

石 （遲疑的）嗯！大娘！你一定要接她？

母 接她行啊！你給大娘跑一趟吧。

〔石下。幕後妻聲：『媽呀！媽！』〕

母 哎！幹什麼？（到邊幕側）不要緊，找你徐大嬸去啦。
（幕後妻聲：『怎麼沒找白同志呀？』）找什麼白同志？她揀孩子哪行？不要緊哪，等着吧！我燒點水。
（到鍋台前燒水）（唱一曲）

添上水來點把火，
屋裏屋外忙壞了我，
眼看就要當奶奶，
忙火一點我也樂。

石 (與徐同上)大娘啊!把徐大嬸接來了。

徐 肚子疼了多少功夫啦?

母 打早起就疼,到這時候孩子還沒『奔生』。

徐 唉!不要緊哪!差一個時辰不生呀。我快去着看去。

(挽袖子)在裏屋裏嗎?(由裏門下,石亦隨下)

母 (看看竈火,亦要下,碰徐上)怎麼樣?她大嬸,快了吧!

徐 不要緊,還不到時辰。(向裏屋)老石大媳婦!你扶着她蹲着,別讓她躺下。(自語)唉!『奔生』不是輕容易的呀,孩子等時辰呢!

母 這個孩子怕又……唉!真慢呀!

徐 不用着急呀!肚子疼一會兒不要緊的。她大娘!你怎麼也不給竈王爺上點香,叨咕叨咕。唉!怎麼連個『張仙』都不供?

母 喲!我光顧忙火了。

徐 上點香叨咕叨咕,看看沒沖了什麼。

母 (上香,磕頭)竈王爺!保佑孩子大人順順當當的,初一十五多給你燒香,咱媳婦年輕,毛手毛腳的沖着什麼了,多擔戴着點兒。

石 (慌張上)哎呀!王大娘,徐大嬸,快來看看吧!

徐、母 (齊)怎麼了?

石 疼的厲害,她亂撞頭,我也把不住啦。